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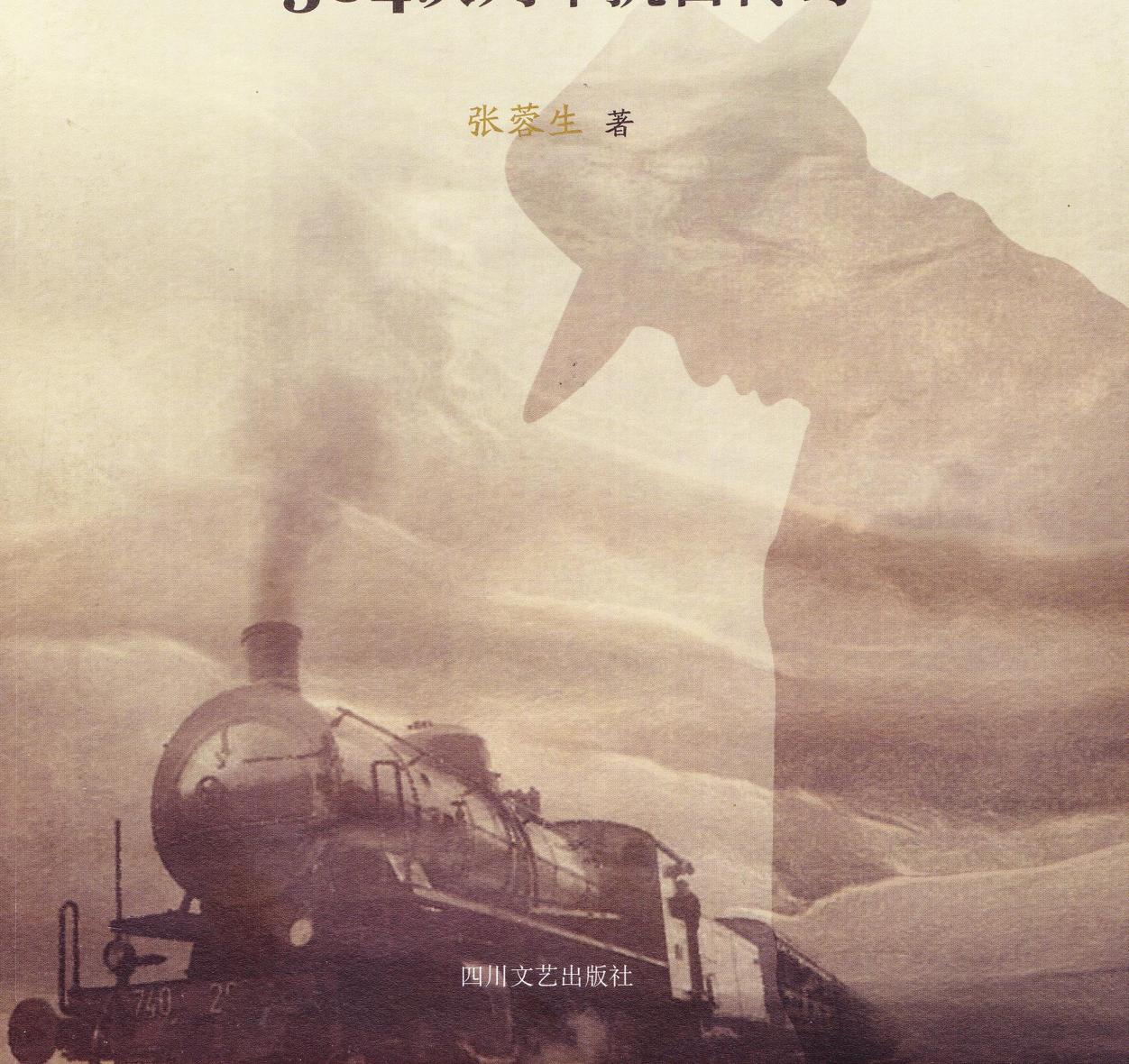
第二战线，硝烟正浓

史不容忘，铁铸英魂

代号铁魂

◆——304次列车抗日传奇——◆

张蓉生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代号铁魂/张蓉生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411-4160-7

I. ①代…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92747号

DAIHAO TIEHUN

代号铁魂

张蓉生 著

责任编辑 王其进

封面设计 张 妮

内文设计 最近文化

责任校对 汪 平

责任印制 周 奇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310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20千

版 次 2015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160-7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代 序

记得那天是2007年的初冬，晚上，一摞陈旧的日记摆在我的面前，刚开始，我还吸着烟，漫不经心地浏览着这些页面已然泛黄、字迹已不太清晰的文字。但当我阅读了几页之后，才发现自己居然被这些日记中的文字深深地吸引住了，眼前浮现出一幕幕充满硝烟的画面……

我本欲阅读一部分日记之后即掩卷，明晚继续，但不知不觉间，我用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一口气将这摞日记看完了。

抬起头时，只见一丝晨曦已然透过窗帘照射在积满烟蒂的烟灰缸上。我闭上发涩的眼睛，脑海中又浮现出熟悉的许伯伯生前的音容笑貌，以及日记中记载，从不示人的传奇故事来。此刻，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海里萌发出来——将许伯伯日记中的那些真实故事讲给身处和平的人们，以慰于两年前已九十三岁高龄、因病去世的许伯伯的在天之灵。

张蓉生

目 录

引 子.....001

田中角荣致答谢词时说：“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

第一章.....003

伊藤智子带着哭腔气喘吁吁地大声喊道：“许桑，快，快跑吧，我听我丈夫小野君说，他们今晚要有大的行动啊！”

第二章.....014

许有年在西直门车站落脚。他在铁路方面的知识让黄站长大吃一惊。

第三章.....028

组织上正式通知许有年，其代号为“铁魂”。

第四章.....046

许有年接受了一个艰巨的任务，策反伊藤。

第五章.....064

牛斌蹲在窗外，将许有年和伊藤的对话偷听得一清二楚。

第六章.....075

伊藤临回国前恭恭敬敬地对许有年鞠了个躬，并紧紧地握着许有年的手说道：“我现在也清醒了……”

第七章.....097

令渡边意想不到的是，许有年突然用一口纯正的日语说道：“谢谢渡边君，我不喝茶，来杯白开水就行了。”

第八章.....110

许有年咬牙切齿地用日语骂道：“八嘎，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第九章.....118

她们跑到水管旁边，就着往外渗漏的清水洗起脸和手绢来，一边洗，

一边打闹着，完全不知道一场噩梦正悄悄地向她们袭来。

第十章.....134

许有年俯身看了看山本，确信他已经断气了，就凑近山本的耳边，轻轻地用日语嘀咕道：“你猜得不错，我就是‘铁魂’……”

第十一章.....143

许有年像磐石般立在路基上，望着列车飞快地朝着自己给它挖掘的墓地奔去，心中感到一阵阵的快意。

第十二章.....163

交出战刀的五名日本将级战犯立正站好，给中国军民致以最后的军礼，表示华北战区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

第十三章.....174

他扭转枪口对着自己的太阳穴，闭上眼睛，心想：“小郭蕴，永别了。”

第十四章.....189

当地百姓给许海滨送了一个响亮的美名：“关东枪王”！并将他的故事编成“二人转”在大街小巷、酒楼茶肆传唱。

第十五章.....200

李飞最终决定：一定要伺机帮有年哥一把，至于有年哥能不能成功，那就只有看他个人的造化了。

第十六章.....212

许有年厌恶地对着刘德山的脸“呸”地吐了口痰，跳上汽车，一轰油门，汽车扬起一股黑烟，飞快地向着前方驶去……

引子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继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率领一支庞大的代表团抵达北京，欲打破自日本侵华以来日中之间结成的坚冰，并与中国建交。陪同访问的除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外，还有其他陪同官员和日本各界人士、记者等共二百三十七人。

当晚，在中方的欢迎宴会上，周恩来总理致欢迎词后，田中角荣致答谢词时说：

“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表示深切反省之意。”

田中话音未落，席间立即响起一片窃窃私语。

宴会席间，日本代表团席中坐着一位白发老者，他矮小而结实，眼睛里闪耀着智慧的光辉，脸上有种特别的神采。此时，他平叠在一起的双手放在一根藤杖顶上，手指微微地抖动着。看得出来，老人已非常激动，只见他慢慢地闭上昏花的双眼，像是在回忆着什么。

宴会后，在送日本代表团回迎宾馆的豪华大客车上，这位日本老人迫不及待地向中方陪同的工作人员打听他的一位中国朋友的下落。令中方工作人员吃惊的是，老人会讲一口流利的、略带有东北腔调的中国话，他对中方工作人员说道：

“我打听的这位中国朋友不仅是我学生，他更是我的老师……”

而他所打听的这位中国朋友却名不见经传，中国工作人员忙记下了这位日本客人和他所打听的中国朋友的名字，并于当天晚上向国务院有关官员做了汇报。

中国官员在查阅《日本政府访华代表团名单》时了解到，这位日本老人叫伊藤友和，现年七十四岁，曾任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副校长，在日军侵华期间担任过北平伪“远东中央铁道管理学院”院长的职务。他后来成为日本“反战同盟会”的中坚分子，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他所打听的这位中国朋友“许有年”曾是他在北平任院长时期的学生。

中方工作人员根据这点唯一的线索向铁道部的官员打听，没想到立即顺利地了解到伊藤先生的这位中国朋友的近况：他现在的名字叫许言午，本名许有年，刚从“牛棚”解放出来，进了成都铁路局的领导班子，现任成都铁路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第二天傍晚，当伊藤老人得知许有年仍然健在的消息后，迫不及待地拨通了中方工作人员给他的成都铁路局的电话……

成都的傍晚。夕阳西下，媚人的黄昏降临到火车北站的广场上，在离广场不远的一幢小洋楼二楼上，许有年站在落地窗前沉思。他今年已经六十岁了，略矮的身材，体格结实，精神矍铄，面部端正，浑身上下都显示出他具有爽朗、坚忍不拔的性格。唯一与他神情不协调的是，他颤抖的左手拄着一根龙头拐杖，这是因为五年前“文革”批斗期间左腿留下了残疾。

许有年刚刚接了伊藤老人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他此刻思绪万千，心潮澎湃。伊藤先生在电话中激动的语气和夹着日语的问候，让许有年颇感意外和欣慰。他极想再见一见这位三十多年前的老师和朋友，但因日本代表团的日程安排很紧，加之当时情况下的种种其他政治因素考量，两位老朋友不能相见，对此，他内心深感遗憾。

窗外，太阳刚落山不久，西边天空悬挂着玫瑰色的云彩，那云彩像是永恒不变，然而却又在慢慢地变化。许有年凝望着这云天，仿佛正从昏暗的观众席上观看舞台上的辉煌戏剧。那云彩渐渐化作一片片的往事。

第一章

一

那是四十一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31年9月26日傍晚，十九岁的许有年只身从沈阳逃到了北平，他浑身上下除了身上穿的学生制服和一小卷简陋的行李外，别无他物。此刻，他感到饥肠辘辘，昨晚在管庄难民营吃的那点棒子面糊糊和窝窝头，早已消化殆尽。他勒了勒松松的裤腰带，毫无目的地往前走着。

不知不觉间，他来到西直门火车站，站外有许多饭馆和小吃摊，各种食物的香味都在诱惑着他空空如也的肠胃，他情不自禁地咽了一下口水，径直向车站简陋的候车室走去。

为了节省体力，许有年枕着小小的青布包袱，在空荡荡的候车室肮脏的长条凳上平躺下来，然后闭上眼睛，这几天非常的经历一幕幕地在他脑海闪现……

八天前，也即9月18日晚上，在北陵的一间民房里，刚从沈阳交通学校毕业的许有年和十几位同学们在一起聚会，风华正茂的他们几乎无所不谈。当谈到当前的紧张局势时，其中有一位叫孟庆祎的同学站起来——其父亲是东北军直属第四旅的副参谋长，他小声地向大家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昨天晚上，我趁父亲不在家，偷看了他的一份内部文件，文件的内容是：8月16日，蒋委员长致电张学良将军：‘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

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同学们听后大吃一惊，但心里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孟庆祎看看大家的表情，接着说道：

“你们还别不信，这儿还有呢，也就在几天前，蒋委员长在石家庄召见少帅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听到这里，同学们愤怒了，一位女同学一下子站了起来，涨红了脸，鄙夷地说道：

“别说了，什么东西，狗屁委员长，真恶心！纯粹一个卖国贼！”

许有年也“呼”地站起来，愤怒地说：

“什么叫‘我们的力量不足’？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只有一万多人，而咱们的东北军却有近十七万人马，全国最大的军工厂就在咱们沈阳，我不信咱东北军会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打进来而不……”

话刚说到这里，只听得从北大营方向传来一阵猛烈的爆炸声，空气被爆炸的声浪撕扯着，就像撕扯着人们的心灵，原本寂静的街面上忽然传来一阵阵的尖叫声和杂乱的脚步声。

同学们一阵慌乱，再也没有心情高谈阔论了，大家鱼贯地跑出大门，各奔东西去了。

说实话，许有年这时倒不怎么害怕，在他小时候，占山为王的爷爷许海滨经常教他打枪，十六岁时，他又给家乡的抗日义勇军的夏营长当过勤务兵，算是见过一些世面。他现在心里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去当兵，打日本鬼子！”

许有年来到大街上，逆着逃难的人群向北大营方向跑去。刚跑出不远，就看见一个身穿和服、披头散发的日本女人匆匆地迎面跑来，在她的眉心有一颗显眼的红痣。许有年仔细一看，那不是自己中学时期的日语教师伊藤智子吗？许有年立即站住，用日语喊道：

“智子老师，您怎么在这儿？”

伊藤智子听见喊声，也站住了，她一眼就认出这个站在自己面前的年轻人，她急忙抓住许有年的手，带着哭腔气喘吁吁地大声喊道：

“许桑，快，快跑吧，我听我丈夫小野君说，他们今晚要有大的行动啊！我还要赶紧去通知在沈阳的其他学生，让他们赶快逃命去啊……”

许有年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他拍拍老师的手背深情地说道：

“老师，谢谢您了，您赶快回去吧，这兵荒马乱的，这么晚，您一个日本女人在大街上这样跑容易出事啊。”

说完，他偷偷地用手背擦了下眼泪，告别智子老师，继续往北大营方向跑去。

当他气喘吁吁地跑到离北大营不到两公里处时，只见黑压压的一片东北军士兵或抬或搀扶着伤兵，像潮水般涌来。这时，许有年看见败兵群中一个老兵和一个年轻的士兵抬着一副担架，摇摇晃晃地走过来，而这位老兵的右胳膊还缠着绷带，鲜血已经浸透了绷带。许有年赶紧跑过去，二话不说，接过老兵的担架，和溃军们一块儿往东跑。老兵用夹杂着诧异和感激的目光打量了他一眼，气喘吁吁地用浓厚的东北土音问道：

“兄弟，你是干……干哈的，怎么还往那旮旯跑呢？”

许有年回头看了他一眼，没有接他的茬儿，反问道：

“老哥，咱们这是往哪儿撤呀？”

老兵摇摇头，没有吱声儿。担架另一端的年轻士兵大声吼道：

“妈拉巴子，这有啥可保密的，狗日的小鬼子打咱们，当官的又不准咱抵抗，刚接上火，就让咱们往东山嘴子撤。小鬼子兜屁股一阵打，此役咱们死伤了多少弟兄呐！……”说到这里，这个年轻士兵的声音嘶哑了。

许有年回头看了看那位年轻士兵，只见他高高的个儿，左脸上有一道像是被刀砍过的长长的疤痕，丑陋之中又凸显出一种英雄气概。

老兵青筋暴涨地吼道：

“鳖犊子李飞！我哪是想保密啊，老子是觉着对不起咱们东北的父老乡亲和死伤的三百多弟兄们那！”

说到这里，老兵的声音有些哽咽了。

大家都沉默了，闷着头一个劲儿地跟着散乱的队伍继续往前跑，跑了

好一会儿，老兵见许有年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粗气，他站了下来，左手按着担架说道：“兄弟，谢谢你了。我看你还是个学生娃，别在这里受这份洋罪了，还是回去准备一下，往关内逃命去吧。”接着，叹口气道，“唉，打今儿以后，老百姓怕是指望不上咱东北军了。”

说着，硬从许有年肩上夺过担架，“年轻人，咱们有缘啊！我求你件事，你可以不答应，但我希望你看在都是中国人的情分上答应我的请求：也许我们今晚就要去见死去的弟兄们了，请记住我们，我姓于，人们都叫我老于头。”接着，他指着那个年轻的士兵，“他叫李飞，飞起来的飞，今年才十八岁。”

许有年抬眼看了看李飞，只见李飞对着他点点头，笑了笑。许有年也对李飞笑了笑。没想到他俩这一笑，竟在后来结下了生死之缘。这是后话。

这时，老于头还在絮絮叨叨，“年轻人，你要是愿意的话，明年的今天给咱们烧点纸，拜托了！”

说完，没等许有年点头，老于头“啪”的一下立正，抬起左手对着许有年毕恭毕敬地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抬着担架摇摇晃晃地走了。

许有年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里觉得空荡荡的。

直到好几个月之后，许有年才意识到自己当时正处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的旋涡中心。

9月19日上午八点，日军几乎未受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沈阳全城。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九万多支步枪，近三千挺机关枪，六百多门大炮，两千多门迫击炮，二百六十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沈阳城里城外一夜之间所有的青天白日旗都被换成了刺眼的日本太阳旗，从此十四年间，日本士兵的铁蹄每时每刻都践踏着沈阳城的每一寸土地。

二

为了不当亡国奴，许有年和同学们决定离开自己的家乡，往关内逃亡。

两天后，许有年和十几个同学随着大批难民来到一个叫青堆子的地方，这里离锦州城已经不远了。这时，他们远远地看见黑压压的一大队穿着灰布军装的东北军队正在路边歇息，这些士兵显得疲惫不堪，身上和脸上全是尘土，道边停放着很多落满灰尘的炮车和辎重车辆。同学们眼睛一亮，就像见到自己的亲人一样异常兴奋。

许有年飞快地跑过去，激动地向一位当官模样的人问道：

“老总，咱们这是往奉天（沈阳）开拔吧？求您了，我要参军，我要和你们一块儿打日本鬼子！”

那个当官的用惊奇的眼神看了看许有年，愣了一下后，突然将烟屁股狠狠地摔在地上，正要发作，但不知为什么又“唉”地叹了一声，低下头来，紧闭着双眼，狠狠地摇了摇头，一屁股坐在地上，再没有说话。这时，其他士兵都七嘴八舌，乱糟糟地说开了：

“嘿，兄弟，你别忽悠咱了，咱们这哪是往奉天开拔呀，咱和你们一样，是在逃命哇。”

“我操他妈，上峰不准咱们抵抗，咱手里的这烧火棍还有球用！”

“兄弟，你想当兵？好哇，我把这身皮脱给你，咱回家去搂老婆孩子，也要比当这窝囊兵强多了。”

许有年和同学们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他们相互望了望，谁都没有吭声，大家的眼眶里都噙着眼泪，低着头继续往前走去，心里绝望到了极点。

就在这时，一阵嗡嗡声从远处传来，训练有素的东北军的士兵们“哗”的一下子散开，卧倒在地上。许有年和同学们正感到莫名其妙，顷刻间十几架日本飞机已飞到头顶，并立即向人群俯冲扫射。

同学们和难民们一下子像炸了窝的马蜂一样四处逃窜，许有年也拼命

地向左边的田地里跑去。这时，他感觉到一架飞机正从他右侧对着他俯冲下来，他边跑边抬头看，一幅清晰恐怖的画面顷刻间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甚至在几十年后对儿女们讲起这一瞬间的情景，他都还心有余悸。当时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日本飞行员伴着震耳欲聋的飞机轰鸣声，像鬼一样狞笑着盯着他，一串机关枪子弹呼啸着向他射来。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被脚下的一块大石头一绊，重重地摔倒在前面的一条沟里。这一摔，还真救了他一命，只听“嗒嗒嗒”的一阵机枪声，一串子弹紧贴着他的身体向前延伸，子弹溅起的泥土打在他脸上让他感到一阵刺痛。他只觉得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东北的九月，到了晚上气温只有十度左右。许有年被一阵寒风吹醒，他慢慢睁开眼睛，只见月亮高高地悬挂在深蓝色的夜空上，满天的星星正对着他眨眼，一颗流星一瞬间消失在天际。他猛地清醒过来，脑海中闪了一个念头：“我还活着吗？”

他小时候常听爷爷说：一颗流星代表着一个人的逝去。他伸手使劲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顿时痛得弹了起来，他不禁点点头，自言自语地说道：“唔，我没死，我还活着。”

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手脚，嘿，身上居然一点儿没受伤，只有头部在他摔进沟里时被碰撞了一下，流了点血，现在已经凝固了。

他下意识地伸手拉出挂在脖子上的一根红丝线，红丝线的顶端串着一块指甲盖大小，红色的心形石头，月光下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块石头的中间工工整整地刻着“许海滨”三个字，这是爷爷许海滨临终前颤抖着双手从自己的脖子上取下来送给他的纪念物。许有年此刻还清楚地记得爷爷对他说的话：

“……这是你太爷爷传给我的，你一定要珍惜它，要贴身戴着它，它会在危难时刻保佑你的。你一定要相信爷爷给你说的话……”

许有年轻轻地抚摸着这块心形石头，心想：“今天难道真是这块石头在保佑我吗？”

这时，许有年想起了同学们，他借着月光，抬眼向四处看了看，这一眼看到的景象，使他毛骨悚然，只见周围一片死寂，月光下，到处都是难

民的尸体和已经凝固了的黑血；在离他不远的地面上，一个年轻的母亲紧紧地抱着一个婴儿，娘儿俩浑身被子弹打得像蜂窝一样，都早已死去。许有年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他摸了摸还有点疼的头顶，“扑通”一声对着满天的星星跪了下去，像疯了似的大声喊道：

“狗日的小日本，老子赌咒你们不得好死，老子今生今世一定要让你加倍偿还血债！”

他当时没想到，自己的这句咒语和誓言，在他后来的岁月里得到了百倍的应验。

现在，这里只剩下许有年一个活人，他也不知道同学们是死是活。他喘着气，硬着头皮，翻看了一遍周围的尸体，没有发现一个同学的尸体，这使他心里多少得到一些安慰。

这时，天渐渐地亮了，许有年从地上拾起一只花布包袱，发现里面全是棒子面窝头和咸菜，他心想：“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主人现在是死是活，东西扔在这儿，怪可惜的。反正我现在也饿了，不如……嗯，不管怎样，这些吃食的主人，我先谢谢你了。”

他抬眼看了看天上的北斗星，辨明方向后，取出一个窝头，就着咸菜，一边大口吃着，一边挎起花布包袱和自己的行李朝着西方走去。

他一路上风餐露宿，第五天晌午就来到了山海关。远远地看见高耸的长城城墙，许有年的眼泪又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他知道，出了山海关就是河北的地界了，他顿时感到极度的疲乏。许有年慢慢地来到关口，只见四五辆军车正停在路边，车上全是东北军的伤兵。当他从军车旁边走过时，忽然听到有人喊了一句：

“嘿，这不是那个学生娃吗！”

他回头一看，不禁喜出望外，车旁站着的正是那天晚上抬担架的老兵。

“老于头！”他冲口喊出。

老于头快步来到他面前，伸出左手拍拍他的肩膀，高兴地说道：

“没想到你还真的记住了我的名字，就凭这一点，我还真要感谢你呀。”

老于头不知道，这个“学生娃”有着非常强的记忆力。

这时，许有年注意到老于头的右边袖子空荡荡的随风飘摆着。不禁脱口问道：

“你这是？……”

老于头看出他眼里的疑问，“嘿嘿”一笑，说道：

“丢了一条胳膊，捡了一条性命，值！明年你不用给我们烧纸了。”

“噢，那个叫李飞的年轻人呢？”

“你说他呀，”老于头向四处瞅了瞅，小声地说道，“唉，他当‘逃兵’了。他嫌咱东北军不抗日，进关找抗日的军队去了。”

接着，他摇摇头，叹了一口气，小声嘀咕道：“唉，奸臣当道，到哪儿去找什么抗日的军队哟！”

老于头又看了看周围，有意避开这个话题。他围着许有年转了一圈，看了看他的衣服前后，撇撇嘴道：“哎呀，兄弟啊，你这一身比我们当兵的还埋汰，你咋的啦？咦，怎么就你一个人？”

许有年将和同学们遭遇敌机袭击后走散的经历简单地说了一遍。老于头瞪大眼睛听了后，左手又一拍许有年的肩膀道：“哈，你我的命可真大，咱哥俩算有缘，上车吧，我们的车到直隶（河北）通州，离北平不远了，可以带你跑一大截路呢。”

这句话正中许有年下怀，他赶忙爬上车，挤在靠后的位子上，老于头也跟着爬上车，对着挤得龇牙咧嘴、骂骂咧咧的伤兵们喊道：

“哎，兄弟们，你们就别闹了，这位就是我昨天和大家唠嗑时讲到的，主动帮咱们抬担架的学生娃，大家难道不欢迎吗？”

经老于头这么一介绍，车上的不满情绪一下子就平息下来。伤兵们七嘴八舌地赞扬起这个“学生娃”来。

汽车在颠簸的公路上飞快地跑着，车后扬起了雾一般的灰尘，许有年闭上疲惫的眼皮，耳边听着伤兵们唠嗑的声音，渐渐地睡着了。